日光餅

「剩沙，你們有飯吃就夠了。」老林提起嗓門叫了一聲。「人家李先生會賺錢，你爸爸窮，你們就沒月餅吃，沒花燈玩，攪嗎？」

「你這麼大聲幹什麼，孩子懂什麼呢？」妻子白了老林一眼。「給人聽到好意思嗎？」

見到爸爸發脾氣，小敏和小勁都不敢作聲了。

吃過晚飯，妻子說：「你帶孩子去公園玩玩吧！」

「你帶他們去，我有事。」老林說罷就獨自出了門。

雖然許多商店都關門休息了，但街上依然熙來攘往，熱鬧得很。可是，置身於人流中的老林却感到很落寞、孤單。

在海傍馬路燈下漫無目的地走了一陣，他就回家了。妻子和孩子還未回來。

中秋假期過去了，老林照常上班。晚上回家，經過一家餅館，門口擺着許多「過氣月餅」，寫明每個五元。對着這些身價大跌的「日光餅」，老林不禁駐足觀望。

終於，老林買了一盒月餅回家。

一進門口，老林就對孩子說：「快來，爸爸帶月餅來給你們吃了。」

「好啊！咱們有月餅吃了！」小勁高興地叫着。

「爲什麼中秋節過了才吃月餅呀？」小敏仰起頭來問。

「其實爸爸中秋節之前已經買了月餅，只是放在公司裡忘了帶回來。現在吃不一樣嗎？」做爸爸的第一次在孩子面前撒謊。

「不，你騙我！這是日光餅，我不吃！」精靈的小敏叫着。

「我也不吃日光餅！」小勁也似懂非懂地把一塊月餅丟下。

妻子從廚房進來，把小敏打了一頓。聽着孩子的哭聲，呆望着孩子及那個切開的月餅，老林在心裡問自己——這是「人月雙圓」的中秋節？

（完）

短篇小說　夏洛桑

天堂夢斷

文-司明　畫-家格

我還是立刻走後她了

「我們到咖啡店中去談。」李薇說。

她們同到咖啡店，都要了熱咖啡。咖啡來後，她們還是沉默，梁斐終于先開口道：

「最安全，我們今天走。」

「我一定不走了。我……」李薇頓了下繼續：「我交到你這樣一位好朋友是命運，我們要絕交，也是命運。」

「眞要絕交？」

「是的。」

梁斐即把手袋中的首飾取出，自己立刻走了。她搭的士到碼頭，購到船票回香港。在寓所中吃了飯，到史丹拉服務的夜總會去，史丹拉已見到她，招待她坐下，她道：

「我陪李薇到澳門去贖她所當掉的首飾，告訴她把它放在我的手袋中，在澳門決不還她。她瞎幹了問我要，我說若要還她，唯一條件是絕交，她寧可絕交，我還她後立刻走了。到此地，我要告訴你，她非死不可。」

「我很忙，你坐一會好不好？」

「我不坐，我立刻回去，我告訴你我家中與寫字樓的電話。」

史丹拉抄了，梁斐即走。五天後下午，梁斐在寫字樓中接到史丹拉的電話：

李薇三天前回來的。她服毒自殺，幸虧瑪麗亞發覺，即送醫院，她沒有死成，她告訴我在銀行中還有一萬元。」

「你還嫌重出江湖吧！」梁斐插口。

「她又肥又有些醜了，折磨自己却不會瘦，公司仍會要她，要多借欵不會答應。」

「我……。」

「你去看她吧！」

「我與她絕交了。」

「睹徒沉迷賭中是沒有理智的。你去看她吧！」

「她欠些債吧？」

「沒有。」

「不向大耳窿借錢？」

「她說沒有，可能別人不信任似有些嬲的她。」

「明天公衆假期，我上午到你那邊來後再去看她，我看她還是回上海。」（三五六）

人之心

天鈎主撰　嘉鳳畫

三五四：大歌劇院後街飲聚

安妮到達歌劇院後街是六點過了三分，蘭芭很快便隨後來了，她們分乘街上的馬車來的。她同安妮會合後，便同她手挽手，轉回到歌劇院前面大廣場，這大歌劇院正面是左右各有四座大圓柱，高大無比，在那正門前，這大柱便是很闊大的玉石走廊。有數時，也須七點後才有人，沒有數，這六點多鐘，只有少數人在此觀賞，休息。她兩個在正廊走向左側，都有修整的花木和石質座位。

「還早呢，他說六點半後，我們等候他，我想他會七點才到，還有一小時。我的意思是今天晚飯，我出錢，我帶了許多錢，要作東道請你和他！」安妮驚問道：「眞的，這一定令他不歡喜。而且男女在外用餐，禮貌上不會由女方出錢的。眞的，反而不好！」

「可是爲了盡心意呀，你以後也請一次。」蘭芭發愁了，接着說：「他同女主人，來過這家小當子，是他說的。」安妮忽然問：「你在他辦公室多久？」蘭芭暗暗吃驚了，她鎮靜地回答：「五分鐘不到，是他派人找我的，甲組班長去了乙組，甲組由我當正班長，是臨時發生的事。他送我到房門口，也是忽然約吃飯的，因爲我說了昨天你我就在這裡吃中國飯，照他說的付公賬。」安妮這才笑了說：「他的確對你我歡喜！」蘭芭挽她轉身：「我們先到達才是，去吧！反正你我已經待候他午浴了，也彼此玩笑了，不用再多用心了，聽其自然吧。」安妮却說：「那今天晚後，不要就分手吧？」說時已進了小酒家，上樓時，作天的女侍認得她們，熱心他歡迎帶座。

「有會紳士隨後來，請留意——我們是他的學生，他是東方人，姓李。」女侍去取茶，擺了三個座位。七時前李保和到了，高興的樣子，笑嘻嘻坐在她二人之間，安妮爲他斟茶。保和吩咐女侍點菜，他當然不會用「定食」常餐。蘭芭已不能再想她作東的事，因爲等於失禮。她們看這美男子的動作、談吐、和氣派，眞正無一不美，無一處不令女人歡喜。這時送上了大冷盤，女侍用大壺溫的中國酒，如日本清酒的黃色花雕，第一杯是女侍斟的。「請！」保和先舉杯，兩個少女立刻恭恭敬敬也舉了半大的花磁杯說：「我們敬先生，請！」兩人含笑，但極鄭重。保和飲了一咬，兩人也各抿了一口——「第一次吃這種酒，很香！」蘭芭和安妮，因在學園習烹調，都學會用筷子了，三個歡樂地飲着。

三五四：越快越好

現代江湖實錄之八　田長歌　修羅門

方剛曰：「隨你點講，大佬，個都好，我想知道，如果交出名冊，你哋會點做？」

大漢曰：「簡單之至喇，此乃交易，我哋當然會同你解穴，留番你條命。」

方剛曰：「是否一手交名冊，一手解穴？」

大漢曰：「當然了，但你不可玩嘢，斬崩刀現時仍在你身邊，你話畀佢知，唔好多事。」

方剛吃了一驚，曰：「佢不會多事。」

大漢曰：「方剛，你同斬崩刀想行邊一步棋，我一清二楚，玩嘢會玩死自己，你聽過玩火自焚未？」

方剛忙曰：「大佬，我講過不會玩嘢。」

大漢曰：「諒你不夠胆，方剛，你幾時交出名冊，講個時間！」

方剛曰：「越快越好，你定個時間地點。」

大漢大笑，曰：「今次算爽快，好喇，今晚九點，你到北海戲院大堂等我。」

方剛曰：「大佬，個處人山人海，唔方便卦？」

大漢曰：「方便不方便唔到你話事，記得帶名冊，記得叫斬崩刀，唔好玩嘢！」

大漢不畀機會方剛再講，馬上收綫。

方剛將經過對大佬講，斬崩刀面色微變，曰：「照咁睇，此處已受監視。」

方剛曰：「然大哥，你準備點？」

斬崩刀曰：「我可以唔出面，叫一班手足去鴿實，跟踪佢哋，一定查得出邊一辮人馬。」

方剛曰：「大哥，唔好玩嘢嘛，顧住我。」

斬崩刀曰：「我一定會顧住你。」

是夜九時，方剛在寓所暗格中取出天父兒女教教友名冊，戴了黑眼鏡，在北海戲院大堂等候。

方剛亦不知大佬斬崩刀派幾多人鴿住，是夜放映名片，大堂塞滿人，有人認出方剛，圍住佢指指點點。

風言蜂語　繆倫

出於被迫？

運輸署長認爲地鐵繁忙時間加價可接納。

是否因爲有權反對？

已見成績

房委會盈餘約三億。

這是加租與加樓價之功。

且看效果

議員反對徵銷售稅。

效果值得懷疑。

城市之光　醫成

暴力（七）

至於林麗萍，偶然被拉去一起玩。雖然，林麗萍與梁永康生疏了，但對於他的所作所爲，她仍然知道，因爲梁鳳儀視她爲死黨，什麼也告訴她。因爲兩人在快餐店工作，很多時也走在一起，一邊工作，一邊談話。而梁鳳儀的話題，自然是不離梁永康了。

年青人的初戀，總是如此的，在要好朋友跟前，很容易流露出自己的眞情，口邊談論着愛人。

這一天，二人一邊工作，一邊談話。梁鳳儀講到興奮處，把二人昨夜初度春風的事，也說出來。

「很好玩的，你也不妨一試。」她道。

梁鳳儀有此表示後，使到林麗萍的情心不會澄長。

初時，同樣是十五歲的林麗萍，也看到表面現象，梁永康對自己好，富然，也看到對梁鳳儀好，如今聽了梁鳳儀如此說，人也冷靜下來了，她不敢燃起情愛的火花。

兩人說着體己話，終於等到梁永康來了，又是三人一起去玩，不過，梁鳳儀處處纏着了梁永康，偶然梁永康貼近林麗萍，林麗萍也避開了。

經過一夜同玩後，梁永康也看出林麗萍避開自己了。

本來三人同行的，變成了經常兩個人同行同玩，就是梁永康與梁鳳儀。

開心

十九：龍蛇混雜

天涯俠客　蝴蝶刀　文•梁湖木　圖•秋風

當下三人點了菜，翁皓又喚了一罎酒，道：「和尚，今晚咱們不醉無歸！」

不愁僧笑道：「要老衲醉還不容易？看來你非長年累月住在此店不可了！誰見過你醉酒？」翁皓放聲大笑。不愁僧又道：「酒鬼，咱們說眞的，你何事來杭州？」

「來湊湊熱鬧！」

「杭州有什麼熱鬧？」

「天曉得！人家來了，老夫心想必有皓抬頭問道：「和尚，你幾時變得囉哩囉嗦，像個婆娘？」

恰好小二捧着酒罎上來，不愁僧道：「不問不問，咱們喝酒！」小二爲他們斟了茶退開，不愁僧剛想舉杯敬酒，誰知咕嘟嘟一聲响，翁皓已將一大碗酒喝乾。不愁僧拿着那杯酒，放在鼻端嗅了嗅，喟然道：「這年頭，不知犯了什麼煞，酒越釀越劣了，如何進得了口？」

余顧南捧起酒杯，尚未就唇，已聞到一陣醉人之酒香，忍不住喝了一大口，對不愁僧的話，頗感奇怪。翁皓似乎頗了解不愁僧的脾氣，對余顧南道：「小子只管喝，別聽他囉嗦，人家喝酒他只是聞酒！只會裝模作樣！」

不愁僧道：「像施主那樣囫圇吞棗，又能品出什麼味來？既然飲不知其味，倒不如喝白開水！」他轉頭問余顧南：「小施主，適才老衲是怎樣邀請你的？」

余顧南思索了一下才道：「大師說，小施主，咱們去嘗酒吧！」

「不是嘗，而是賞，這裡面有很大的分別。有人喜歡菊花，將之與茶同烹，甚至作菜餚配料；有的只求觀賞！有人喜其清香，正所謂各適其適！」

翁皓黃聲道：「喝酒喝酒，酒不是用來喝的，爲何不叫聞酒或看酒？」

不愁僧聞言，不慌不忙地對二人道：「這裡面還有一種分別……」

（五七四）

二二：索性說出心裡話

羅成一聽，勃然大怒：「什麼？捱窮受難？你認爲，我們的生活很失禮人嗎？我們不偷不搶，不除不借，只靠自己不求人，這有什麼不好？」

玉蓮索性說出心裡話：「住在這種木屋區，比有錢人家的貓狗也不如，你沒有住厭我已經住厭了！」

「玉蓮，你這樣貪慕虛榮，不切實際，遲早會上壞人的當，那時你就後悔不及啦！」

「爸爸，凡是有錢過你的人，你都當人家是壞人的啦！」

「什麼？豈有此理，玉蓮，你越來越不像話了！不要以爲你已經長大，出去做工，可以賺錢回來，我就可以不管你了！我問你，你今晚究竟做過什麼事？」

「我……我……」經過爸爸這麼一問，玉蓮作賊心虛，支支吾吾，無法回答。

吳秀倩担心丈夫去把事情鬧僵，却插口替玉蓮解圍，說：「玉蓮，你是不是去看尾塲電影，才會這麼夜返的呀？」

玉蓮一聽，又記起了趙權囑咐她的一些話，連忙說：「是呀，我們看了夜塲電影，還去吃宵夜，然後阿權叫的士送我回來，所以才會這麼夜啦，「阿權？阿權是什麼人」羅成追問道。

「我不是說過嗎？他是我的工友嘛！」

「打一份牛工，居然學人搭的士！」

「你以爲人人都學你這樣孤寒的嗎？」

（五七四）

女大不留　王方

港海外桃源　辛海

二〇〇：別走上一代的路

文苦笑。

「秀文姨，我並不閉塞！」媛媛說：「我有腦子，不會讓一件突發事件砸碎偶像！」

「媛媛，怎麼樣說也好，我感激。」秀文的雙眼眼紅：「但我沒資格做你的偶像！」

「我崇拜的家庭主婦偶像，並非不食人間烟火！也不要求她站在豪門豎起的貞節牌坊！」媛媛爽然說。

「媛媛！」

「你有男氣走出高墻圈圈惡狗看守，丈夫長期在外面風流的家門口，找尋自己的舊愛，不讓黃金大鎖鏈禁錮，才使我敬重！」

「但星一般都市人，會說我把綠帽戴在丈夫的頭上！」秀說的他們一般看法，時代大倒退啦！」媛媛說。

「前天晚上，珠榮跟我談到你和他的事！」

「秀文姨，不是又要把我們拉在一起吧？」

「我以後不再勉强，即使我如何喜歡你，也不應勉强！勉强的婚姻，我和你媽咪既已在實踐，爲什麼還要下一代走我們的路？」

「我不曉得媽咪怎麼樣？」媛媛說。

「我會好好跟她說！」

「她不再跟乃成叔叔——」媛媛問。

「從乃成的動向看，慧清的確是揮刀斬斷關係！反而覺得慧清和我都很可憐！」秀文嘆氣地說道。

稍後，造船工場的木棉樹上，亮着幾盞電燈；樹下開着大圓桌，十幾個人把圓桌坐滿；桌上，讓十幾樣菜式和杯筷碗盞擺得滿滿的。家鄉嘲得痛快，吃得開胃。親人們爲兩個姑娘結拜姊妹而高興，每一新課先由老師帶頭唸，學生隨聲朗誦，然後再由學生複唸七、八遍，老師再講解一遍，這樣就算把新課教完；接着是温習舊書，學生們齊聲背誦一遍；然後是對「對子」，老師出上聯，學生對下聯；或者是老師出題目給學生作詩；再後是老師講幾買「御批通鑑輯覽」或是「大學衍義」；末了是寫大楷，從照描、跳格到臨帖。

七三九：換來放蕩笑聲

安娜就這樣和羅拔打情罵俏的，還朱迪的說話也拋諸腦後，她甚至不理會對方了：

「羅拔，我已方另一種新的感受，我們彷彿成了熱戀中的情人，現在我們正在享受二人世界的樂趣。唔，羅拔，你有此同感嗎？唔！」

「說得很對，你說得對極了！」羅拔頻頻點頭，「如果氣氛更浪漫點就更好了。」

「浪漫？」她仰起臉，「浪漫的確是好了，我或者乾脆不用電燈，只點洋燭！」

「好主意，」他欣然道，「我出去找洋燭，你在房裡稍等。」

說完，他走出廳去。

特他拿着洋燭回來時，眼前的景像叫他大吃一驚：原來安娜不知什麼時候脫個精光，裸體橫陳在床上，咀中伊呀地叫着挑逗他。

「洋燭來了，」他吐舌說，「放在哪裡才好呢？窗台？梳妝台？」

「隨便你，」她嬌柔地說，「唔，來吧，點着它，然後過來，抱緊我，唔——」

羅拔兩手有點忙亂，匆匆點着洋燭擱在梳妝枱上，搓搓手跑到床前。

「還呆站着幹什麼？傻瓜！」她伸長手拉着他的手，「難道我的身材不夠吸引？」

他舐舐舌，兩眼飛快橫掃一番後，急速地寬衣……不久就換來對方放蕩的笑聲。

陰陽之間　晏華

無奇有

獲得救援經過出人意料之外，世事竟有如此戲劇性巧合……

王陵福先生：

一八八二年五月四日早晨，巴西護衛艦「阿拉古阿里」號上水手像往常一樣用吊桶提上一桶海水，以便測量水温。忽然發現桶裡浮着一隻密封的瓶子。

艦長科斯塔賺了一眼躺在甲板上的瓶子，隨即吩咐打碎它——瓶裡掉出了一頁由聖經中撕下來的紙。只見上面用英文在空白處不太整齊地寫道：「縱帆船『西•希羅』號上發生嘩變。船長死亡。大副被拋出船舷。發難者强迫我（二副）操舵將船駛向亞馬遜河口，航速三零五節。請救援！」

科斯塔當即取出羅意德商船協會登記簿一查，知道確有「西•希羅」這樣一艘英國船，排水量爲四百六十噸，它建成於一八六六年，歸赫耳港管。於是艦長命令立即追踪。

兩小時後護衛艦追上了叛船，在開炮鳴警後隨之下達了接舷衝鋒命令。於是中尉維耶伊拉帶着軍需官和七名全副武裝的水兵乘舢舨靠上了「西•希羅」號，並很快控制了縱帆船。叛變者被繳了械並帶上了鐐銬。同時軍需官在貨艙裡找到了拒絕與叛變者合作的二副赫杰爾，和其他兩名水手。

尚不相信自己已經獲救的水手們向救星們複述着嘩變事件的經過。但對話繼續下去，則越來越令人莫名其妙。

「請問你們是怎麼得知我船蒙難的？」二副赫杰爾奇怪地問道：「叛變是今天早晨才發生的，我們認爲一切都完了……」

「我們是在收到了您的求救信後才趕來的。」巴西中尉維耶伊拉答道。

「求救信？我們之中誰也沒有寄過呀！」

維耶伊拉出示了從聖經中撕下的那頁紙，赫杰爾疑惑不解地讀了一遍上面的英文。「這可不是我的筆跡，」他說，「而且我根本沒有可能將瓶子扔下海，叛變者一刻不停地監視着我的一舉一動，可靠的水手們又都被關在艙裡出不去。」

這一來使維耶伊拉中尉如墮五里霧中。他命令工兵將船上所有人員看管起來，準備就近移交給駐羅克蘭羣島的大不列顛政權。

結果，當「西•希羅」號全體船員被遣返回英國之後，在法庭上揭開了令人瞪目結舌的眞相。原來，巴西護衛艦從海洋裡打撈上來的並非是求救信！而是廣告書。

在「西•希羅」叛亂事件發生前十六年，有個叫約翰•帕爾明格托恩的人出了一部名爲「西•希羅」——「海上英雄」的小說。後來由於在做廣告宣傳上下了些工夫，使該書一度知者頗多，銷路大開。機靈的作者在自己的小說出版前，往海裡扔了五千隻封裝着摘自聖經的著名片斷和書稿中求援的呼籲內容。其中一部份瓶子已先後被找到，另有幾百隻瓶子則仍舊在海洋裡長年四處飄泊。無巧不成書却有那麼一隻瓶子會被巴西護衛艦「阿拉古阿里」號撈起，裡面封裝的摘自小說中的內容，又與一次海上的非常事件掛上鈎，以至奇跡般地成了罹難船「西•希羅」號的救命符——這是原作者在十多年前所始料不及的……。（漢榮、新八九七〇一）

生理淺談

周文嫻小姐：

近視眼是由於眼球中的晶狀體囲光不正造成的，近視眼一般可分爲單純性近視眼和高度近視眼兩種類型。單純性近視眼是指只有近視，有時可伴有散光，而沒有其他眼部病變，通常在六百度以下，但少數也可在六百度以上，戴眼鏡可將眼力矯正到正常，學生中的近視眼大多屬於這一類。高度近視往往在兒童期或青少年期發病，進展較快，囲光度常在六百度以上，常伴有眼底或其他眼部病變，易有併發症，因此即使戴眼鏡也不能將視力矯正到正常。

大規模的調查証明，近視眼與遺傳有密切關係。不同類型的近視眼，其遺傳方式也有所不同。單純性近視眼是一種多基因遺傳病，也就是說，近視眼是由很多對基因共同決定的。一個人如果傾向於近視眼的基因較多，就較容易發生近視眼，這叫近視眼的先天素質，也就是內因，另一方面，近視眼還受到環境因素的影響，如看書過多，看書時光綫不足，看書時姿勢不正確等。一個人是否發生近視眼是內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結果，一般認爲，在近視度近視眼，另一方是致病基因携帶者，那麼其子女均爲致病基因携帶者，但不表現爲近視眼。家譜分析的結果也基本符合上述規律。由於高度近視眼是由遺傳決定的，所以改善環境條件對高度近視眼的發生基本上沒有影响，除了配戴合適的眼鏡以外，別無他法。

高度近視眼對生活和工作帶來極大不便，爲了減少子女高度近視眼的發生率，最好不要在高度近視眼之間進行配婚。（秦成、新八九六九七）

近視眼與遺傳因素是否有關

科技知新

球氣星衛用利染污氣大視監

料資集收中空留停期限無可

彭維中先生：

氣球是第一個將人類帶出了熱空氣的袋可以上升。

現時，這種新的衛星氣球是創自海希米爾。他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一九六〇年的畢業生。他研究的是航空工程。他參加了法、美兩國政府聯合主辦的氣球研究計劃，參加了一百次以上的氣球發放實驗，測量高空的風、湍流、和大氣中各種成份和氣温。

所謂衛星氣球，是一種不同尋常的超壓氣球。海希米爾說：「使我對超壓氣球感到興趣的是它的監視大氣污染的能力。一個超壓氣球幾平能無限期地停留在空中，就如同一個衛星一樣，所以我們也稱之爲衛星氣球，而傳統的氣球只能停留在空中數天時間。」

傳統的氣球遵循着簡單的物理定律，有有限的飛行持續力。當它獲得温暖時，它裏面的氣體就膨脹，所以，它的底部要有一個洞，讓膨脹氣球起超壓氣球幾眼的氣體一部份排出，目的是避免氣球受不住膨脹壓力而爆炸。當氣體變冷時，氣球又會下降。因此，當太陽爲雲遮擋，或者在夜間，氣球就收縮和下降。爲了防止氣球下降，就必須掛掉一些原先放入的壓艙物如沙囊或水袋之類。當拋盡了所有壓艙物時，或用完了所有供應的氣體時，就不管你願不願意，氣球亦必下降。

裝備一個超壓系統，在氣球中的氣體是密封，氣球內的壓力大過外間空氣的壓力。因此，即使氣球內的氣體變冷，氣球亦保持同樣大小而不收縮，就不必拋棄壓艙物。因此之故，一超壓氣球幾乎可無限期地在它的巡航高度飛行。唯一會使它下降的情況是它破裂漏氣，或駕駛者放出其內部份氣體使之下降。

海米爾監督製造了價值六萬五千美元的超壓氣球。這是世界上唯一裝備載人的超壓氣球。這種超壓氣球外皮銀白色，高達五十五呎，直徑三十三呎，有三層外皮，强韌如鋼，可抵受巨大壓力，容納一萬八千立方呎氣氣，並携帶着一個由十二條纜繩吊着的吊艙，吊艙內裝置有測量大氣的各種儀器和可容納二人坐的駕駛室。

超壓氣球除海希米乘坐駕駛外，還有一個副駕駛員。他們曾從美國好幾個地點乘坐超壓氣球起飛，主要是加利福尼亞，但亦從更遠的地方如新墨西哥和德克薩斯起飛過。他們着陸的地點甚至在更遙遠的地區，如亞里桑拿州與墨西哥的邊境。

衛星氣球的獨特貢獻是監視全球大氣環境，能夠補充飛機、火箭和太空衛星所收集大氣資料之不足。（金德、新八九六二二）

世界博覽

龍在古代西方

象徵暴力邪惡兇狠戰爭

譚天客先生：

今年是中國的龍年。從報章上看到外國也有龍，請問外國人眼中的龍是怎麼樣的？

譚天客

在西方人眼裡，龍是神話中的怪獸，是個由許多種動物的部份肢體拼成的怪物，人們都厭惡牠。

由於龍同許多史前動物出奇地相似，有些西方學者認爲，龍是人類史前文化的記憶遺存。西方的龍一般是蛇身獅爪，身上披着鱗片，嘴裡噴着火，雙翅或四翅，頭部基本上屬於爬行類動物，如蜥蜴、鱷魚和蛇。所以，西方的龍可能是爬行動物的化身，但有些地區，龍也用獅頭和貓頭。

與東方狂熱的崇拜相反，在西方古代文化中極不受人歡迎。龍，在西方人眼中，基本上是暴力和邪惡的標誌。不論是基督教盛行的歐洲，還是羅馬人統治下的羅馬帝國，龍都是惡勢力的代表。在衆多的西方古代神話和民間藝術裡，作爲邪惡化身的龍隨處可見。

「聖經」裡也曾大量提到龍，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啓示錄」第十二章、軍旗和盾牌上也可見到龍。由於龍生相兇狠，於是西方人使將這種怪獸繪在武器上，以恐嚇敵人，龍也成了戰爭的象徵。

在英國，諾爾曼人入侵以前，就以飾於皇家徽章。後來，許多貴族也使用龍圖徽章，到二十世紀，威爾士王子的軍服、徽章也正式使用了龍。英國徽章上的龍有鱗，背部隆起，長着一張灰鳥嘴，還有巨齒形的耳朵和矛一樣的舌部，四隻爪子和雙翼。

日本的龍近似於中國的龍，牠有三隻爪無翼，能隨意改變身體的大小，生活在雲間。但是，日本的龍不像中國的龍那麼尊貴。（柳生、新八九六四七）

有史爲証

幼年溥儀讀書情形

多位老師教授漢英文三同學伴讀

葉士心先生：

宣統三年七月十八日辰刻，溥儀開始讀書。先是由隆裕太后選定了教書的老師，欽天監選好了開學的吉日良辰，規定每天讀書的時間是由早上八時至中午十二時。書房先是在中南海瀛台補桐書屋，後來移到紫禁城齋宮右側的毓慶宮（就是光緒帝小時唸書的地方）。毓慶宮院子很小，房子也不大，是一座宮字形的宮殿，素樸的夾在兩排又矮又小的配房之間，另有用西邊較大的兩敵間做書房的佈置很簡單；南窗下是一張長條几，上面陳設着帽筒、花瓶等。靠西牆是一溜匠。開始時溥儀唸書是在炕上，炕桌就是書桌，後來移到地上，八仙桌代替了炕桌。靠北板壁擺着兩張桌子，是放書籍文具的地方，靠東板壁擺着一溜椅子、茶几。

早上溥儀由太監侍衛到毓慶宮之後，就說一聲「叫」，太監們就一個傳一個傳喚老師和侍讀的同學，老師和學生即應聲而至。

溥儀的老師有：

漢文老師——禮部侍郎陳寶琛，他二十歲即點翰林，三十歲就做了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是羅振玉的姻親，學問很好，爲人正直，在光緒宣統年間譽滿天下，也是著名的翰林；文學家徐坊。

英文教師——莊士敦。

溥儀的同學只有三個人，一個是毓崇，一個是陪他讀漢文的溥傑（他的親弟弟），還有一個是陪他讀英文的溥佳（他的堂弟）。

老師到了毓慶宮後，是以老師身份見溥儀的，因此只對溥儀挺直一下身子，楞了楞神就算是見面禮了。可是同學則是以君臣之禮見溥儀的，他們要跪地請安，行完禮後，侍立一旁的太監接過老師的官帽，恭恭敬敬的放在帽筒上，然後魚貫退出，於是授課正式開始。

上述的課程，大約由兩位老師分別担任，中間休息時有糕點和水果。到了中午散課時，老師和學生們還在宮中吃一頓午飯才各自回家。

爲了要讓小皇帝養成唸書習慣，所以規定了兩個辦法；一是當溥儀到隆裕太后面前請安時，便要把頭一天唸的書從頭再唸一遍；二是每天起床的時候，總管太監站立在溥儀腰宮外，大聲的把頭一天的功課唸出來。

溥儀九歲時有了伴讀的學生，這些皇帝的同學，可以按月拿到八十兩銀子，還「賞紫禁城騎馬」。這三位同學是溥傑、毓崇（溥倫的兒子，伴讀漢文）、溥佳。伴讀的人還有一種榮譽，就是代皇帝受責，這只限於在讀書的時候，因此，最倒楣的要算毓崇，因爲他功課差，而溥傑在家中專有老師教讀所有功課。自從有了伴讀的同學後，溥儀在書房中也能坐得住了，功課也比較有進步，而師傅們也有了規戒的方法，有一次溥儀蹦蹦跳跳地走進書房，陳寶琛就向着本來坐得很規矩的毓崇說：「看你何其輕佻！」

溥儀的學科中最糟的要算滿文，學了多少年只學了一個字，就是當滿族大臣覲見皇帝說了請安的話後，皇帝必須用滿語叫他們起立「伊立」！（豐餘、新八九三九七）

街坊服務　曉天通

讀者諸君來函示名示址爲要

主寫明服務版

收發室

收函　葉士心　王陵福　譚天客　何球　周文娟

刊稿　彭維中